

歷史與空間

■文：朵拉

書若蟬蛻

■文：葉輝

幽明四記：日常人生之「注」

也斯：你我都在「幽明」的「半途」，一如《淹死者的超度》裡的身處異域的注經人，時時懷疑自己沒法還原原來的經文，只好創造一個自己的版本（是故新詩於我，只能是一個「私繪本」），或者不免像注經人那樣思疑疑：「也許放開懷抱，不拘限於前人各據門戶的評眨，反而更能體會文

中的散漫與枝節，用我自己的矛盾去了解文中的矛盾，也許發現那些含糊與跳躍，並不那麼難譜？」

不見年餘的老朋友，你我都在「幽明」的「半途」，在思

思疑疑之際，偶有所感：注經人的辦法也許是寫詩的其中一種方法吧；你創作新詩原來已有五十年了，從1964年（《樹之槍枝》）到2012年（《大尾篤冬景》、《羅馬尼亞的早晨》、《採綠》），五十年如一日，在我看來，寫詩之於你，也許就是日常人生之「注」。

「注」是什麼？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有此說法：「注之云者，引之有所適也。」又說「故釋經以明其義曰注。交互之而其義相輸曰轉注。」他又指出：「按漢，唐，宋人經注之字無有作註者，明人始改注為註。」他援引《通俗文云》：「記物曰註」，又引《廣雅》：「註，識也。」不見年餘的老朋友，段玉裁所注的是文字，何妨也借用來「注」你五十年如一日的詩？

《淹死者的超度》的注經人說：「我姓柳……」繼而加演一段《柳毅傳書》的現代折子版，乃有所悟：「我們活在古老傳說的陰影中，又隨著現實的轉折作出我們自己的變奏。」「回程裡，我又見到許多無家可歸的亡魂，在斷柱頹垣的廢墟漂泊。」那何嘗不是你五十年如一日所關注的「越界」？越幽明（陰陽）之界，越「可見」與「不見」之界，同時也越文本之界，在我看來，那儼然就是王船山所論說的「氣」了。

不見年餘的老朋友，我近來愛讀王船山，在陰晦不定的時刻，晚來翻書，發覺他說的「氣」，通乎陰陽，乃「可見」與「不見」的一物兩體，當中指向個人能力的界限，「氣」之用在於創造，在於「生」物、「始」物；而「理」之用在於「注」與「導」，在於「成」物、「終」物；理氣活潑，就成全了創造。

歷劫之後，《淹死者的超度》的注經人問英潔：「那港口的中國客棧還有開門做生意嗎？」「哪有什麼中國客棧？整個港口只有一所Crêperie……」錄音整理好，寫了長長的後記，也等於反省了別人的故事對她的意義。英潔「看來好似放鬆了一點，準備去面對山下的世界了」，不見年餘的老朋友，那彷彿就解注了「變而不失其常」，「日新而不失其素」，讓一個人變成真正的悟者，回歸到真實的道路。

此所以注經人在歷劫（不管是想像的，還是真實的），終於理氣活潑了起來：「我望出窗外，真是個難得的晴天，我也要下山去，東邊長長的岩石的海岸，豎起許多網罟，還有更遠處，有晾鹽的澤地，那邊還有一大片我未走過的地方呢！」

異鄉的花朵

天災如1918年汕頭、廈門地震，他們聯合其他機構主辦各項籌款活動，款項充當援助金等等。

民國第一才女林徽因的文章記載，1924年4月，她在北京前門火車站的月台上，和父親林長民，以及梁啟超、蔡元培、胡適、蔣夢麟、梁漱溟、辜鴻銘、熊希齡等文化名人，迎接從上海北上的泰戈爾與印度詩人當時在中國的全程翻譯和陪同徐志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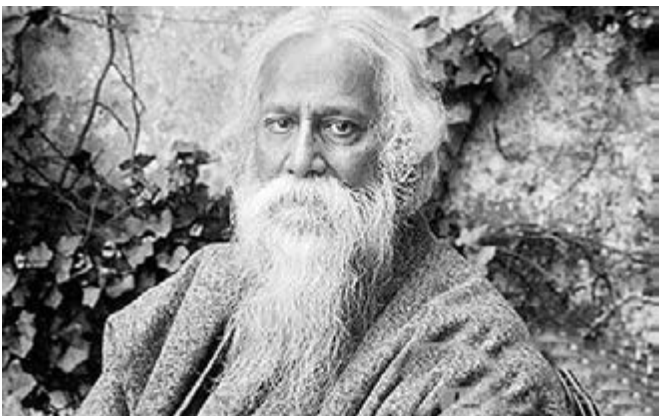
才華橫溢的才子徐志摩和才女林徽因的戀愛故事，後來改編為電視劇《人間四月天》播放。泰戈爾受邀到中國這段期間，徐志摩在上海把自己對林徽因的愛慕說予詩翁知，要求詩翁相助。詩翁在北京見到秀麗優雅的林徽因，就明白徐志摩的眼光和心情。林徽因和徐志摩後來一起陪同泰戈爾到中國其他地方演講和觀光。泰戈爾在中國度過64歲生日，北京特別在5月8日為詩人主辦了祝壽會。5月25日泰戈爾離開中國時，為這一對金童玉女寫下一首短詩「天空的蔚藍／愛上了大地的碧綠／他們之間的微風數了聲『哎』！」泰戈爾的最合以失敗告終。他取道日本回印度時，行弟子之禮的徐志摩陪伴泰戈爾到日本，道別時，泰戈爾跟徐志摩說：「我把心落在中國了。」

根據陳董事所述，傳言泰戈爾到中國後，轉來檳城。但從年代的記錄看，顯然僅是謠傳。「輔友社」的奠基石鐫刻着的日期是：1927-8月。這表示泰戈爾並非在此次（1924年）的中國行後逕到檳城，極大可能是，在這期間，檳城「輔友社」某社員到中國，正好遇見泰戈爾，心生仰慕，特別邀請首位亞洲諾貝爾文學獎詩人到檳城來為「輔友社」主持奠基典禮。

泰戈爾後來再到中國，是1929年3月應邀去美國和日本講學，路過上海，曾短宿在徐志摩和陸小曼的房子，待他6月11日回印度途經中國時，再到上海和徐志摩陸小曼同住數日。這個日期也不是到檳城的1927年。

為了尋找泰戈爾的檳城足跡在網上搜索，終於看到「湖南人譚雲山1924年到南洋謀職，在新加坡開始教學生涯，並積極寫作，成為馬華文學的先鋒人物。偶然遇到一個心嚮往之並改變他命運的人，後來他跟隨此人到印度國際大學開展中國研究的項目，並受聘為該大學中文教授。」這個改變譚雲山命運的人就是印度詩哲泰戈爾。譚雲山遇到泰戈爾的日期是1927年7月。

泰戈爾7月的新加坡行之後，8月接着到檳城來？



■泰戈爾

網上圖片

除了「輔友社」奠基石上的記載，聽說他還到檳城鍾靈中學演講，講稿內容說的是什麼呢？這些都令人感到好奇，但至今仍是一個尚未解開的謎。

陳董事和馬校長把一套包裝精美，打着蝴蝶結，塑料袋束封的《泰戈爾紀念專集》拿出來，叫我作為首個打開這意義深長的紀念品的人。「這是你和泰戈爾的一份機緣呀。」他們說明「這4本《紀念專集》是馬來西亞印度大使館在泰戈爾150周年紀念生平展贈送的，拿回來收在學校圖書館，一直沒有人打開來看。」

翻閱詩人譯為英文的詩，忍不住建議應該讓輔友學校的每個學生，都來背一首泰戈爾的童詩，並非每間學校都有大詩人的身影和足跡呀！日後從輔友學校畢業的學生，提到母校，便將以「我的學校是印度詩哲泰戈爾立下奠基石」為榮。

臨走前再看一下校園裡那一排印度人喜歡的茉莉花，馬校長說是他選擇的，這是巧合嗎？花香的氣味最為濃郁時分是在晚上和黎明時刻，陽光一灑下，味道逐漸消退，這叫人更對香味充滿期待，不必感嘆白天的味道輕淡得好像沒有，讓我們耐心等待，一到晚上，茉莉花的芬芳就會又再開始散發，馥郁的濃香就像詩人教人回味不已的詩。「從許多香客那裡/我收集了聖水/這個我都記得/有一次我去到中國/那些我從前沒有會到的人/把友好的標誌點上我的前額/稱我為自己人/不知不覺中外客的服裝卸落了/內裡那個永遠顯示一種/意外的歡樂聯繫的/人出現了/我取了一個中國名字/穿上中國衣服/在我心中早就曉得/在哪裡我找到了朋友/我就在哪裡重生/他帶來了生命的奇妙/在異鄉開着不知名的花朵/它們的名字是陌生的/異鄉的土壤是它們的祖國/但是在靈魂的歡樂的王國裡/他們的親屬/卻得到了無礙的歡迎。」

文藝天地

手寫板

■文：星池

少數

少年四處遊歷，在艷陽高照的下午，偶然來到一個風光明媚的小村落，心情頓時變得很舒暢。細看村民的生活起居，非常純樸悠閑，少年頗為喜愛這地方。須臾，他感到疲累兼口渴，於是走到最近的小店坐下，隨意點了一杯牛奶。怎料原本笑容可掬的店員，忽然露出驚訝神情，鄙視地說：「請你離開，本店是不會為你服務的！」少年縱使摸不着頭腦，還是離開了小店。

此時，一名面貌和藹的老公公走近少年，親切地在他的耳邊輕聲細語：「年輕人，你是過路的旅人嗎？」少年微微點頭，老人續說：「怪不得。你要知道，按此村落的傳統，茶和奶是必須混合來喝，村民相信愛喝奶茶是人的天性，乃上天的恩賜。如果單單喝茶或奶，會被視為不正常。」少年終於稍為弄清情況，疑惑地問：「喜愛與否，是由心而發，難道全村所有人都只愛喝奶茶？」老人搖首嘆息：「當然不是。少數村民與生俱來喜歡喝茶或牛奶，但害怕要忍受旁人的輕蔑，繼而獲得不公平的對待，惟有遏抑自己。」少年淺皺眉頭說道：「天生愛喝牛奶，不喜歡奶茶，究竟會傷害了誰？我會

尊重村民的取向，不會強逼他們，何以他們要用力干涉別人的愛好？儘管有人愛喝牛奶，有人喜歡茶，奶茶又豈會就此極端地消失。真的如此可怕嗎？」少年略為激動，老人示意他降低聲量，並說：「有些人會解讀一本經典食譜，以證明單喝茶或奶是一種罪，並且與別的犯罪行為連成一線，亂扣帽子。當然，不是所有拜讀此本食譜的人也持相同看法。」少年感嘆，無須支持，何必要團結起來去宣揚歧視的信息。

少年向老人道謝後，揮袖遠離小村落。悄悄走過一段繁迴山徑，眼前出現另一片優美的自然景色。遠眺望，如曉快到達車站，本來打算在小村落買牛奶來喝的金錢，現可用來購票乘車。徐徐從褲袋取出一堆硬幣，攤開掌心一看，瞥見數個二元及一個五角，猜想二元硬幣會否感到不安，因五角與自己略有差異。

腳下路徑已愈來愈平直，少年在思忖，之前僅是單純想喝一杯牛奶，也許，人是複雜，世事並非如喝牛奶般純粹，但是，愛本是簡單。倘若喝奶茶的人屬少數，必會是另一個故事。

來鴻

■文：羅青江

紀長嶺的青花山水

紀長嶺50出頭，長期從事藝術創作。與眾多瓷版畫家不同之處在於，他並非家傳手藝或求學陶瓷學院，而是純粹出於興趣愛好。

紀長嶺長於安徽，自幼習畫。無論是在陝西當兵，還是在工廠上班，他手不離筆，有暇即畫。為了求得真經，1980年代後期，他乾脆辭去公職，自費來到南京，入江蘇國畫院學習，臨摹明清諸家真跡，得著名畫家錢松巖、亞明等人的指點，在山水畫技法方面有所長進。

厭倦了漂泊生活，2000年春，應友人相邀，紀長嶺來到景德鎮寫生。群山環抱中的小城，昌江穿城而過。他沉醉於詩意的景色、如歌的炊煙，決定長居於此。

國畫山水與青花山水雖同為繪畫，實際上卻是隔行如隔山，相差甚遠。由於胎體吸水性強，容易破碎，底釉常被水沖掉，不能用宣紙上作畫的技法。青花是單一色彩，用水調出濃淡，別無他法增加畫面的層次。如何突出作品的層次感、立體感，需要畫家匠心獨運。在宣紙上作畫，效果大致能夠掌握。在瓷胎上作畫，必須經過燒製，才能知道最終效果，好壞已無法改動。一張宣紙的費用不過幾元，而一塊瓷板加燒製費用則需幾十元、幾百元。瓷板畫的成本遠高於宣紙畫。

紀長嶺為青花山水的迷人色彩吸引，決定從零開始，學習青花山水。對於已經在傳統國畫山水小有成就的紀長嶺來說，無異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他穿行景德鎮的大街小巷，走入家庭作坊，觀看在瓷胎上作畫的全過程，從配料、構思、作畫，到修飾、燒製，爾後自己在瓷板上作畫，經燒製後，評估作畫的效果。反覆學習，一遍一遍地試，幾乎到了身無分文的地步，真正是欲哭無淚。寒天飲冰水，點滴心知。

幾次想打退堂鼓，返回安徽老家。青花山水的神奇魅力又一次次吸引他，堅持就有進步，守住或許成功。為了解決生計問題，他進入作坊打工，給名家代筆，按要求畫青花山水瓷瓶。雖然收入微薄，總算在景德鎮站住了腳跟。由於心胸寬廣，喜結善緣，在求藝的過程中，他得到了工藝美術大師秦錫麟、王懷俊、黃楊等人

的點撥。他們對紀長嶺的好學深思予以肯定，也指出其技法上的一些不足，提出了改進的思路。

在瓷都景德鎮，從事瓷畫工作的達幾萬人，光中國工藝美術大師、江西省工藝美術大師、景德鎮市工藝美術大師就有上千人。要想在瓷版畫領域有所建樹，對於一個半途出家的人來說，決非易事。

由於長期從事國畫山水的創作，打下了扎實的功底，在掌握了瓷板畫的創作流程後，紀長嶺將傳統國畫的水墨意境與青花寫意相結合，大膽創新，得心應手，燒製出來的作品自然不同於模仿古人、描圖摹景的大路貨。

經過近十年的不懈努力，紀長嶺的青花山水逐漸趨於成熟。他採用兼工帶寫的手法，用工筆勾勒松樹的枝幹針葉，用寫意斧劈皴法表現懸崖，山水樹石的質感肌理清爽自然，工筆線條流暢有力，分水層次豐富，濃淡相宜。飛泉老樹，雲山霧海，點線面相結合，既有水墨畫的濕潤和飛白筆觸，也有暈染的虛實與水墨畫的相融合的觀賞效果。在他的筆下，無論是黃山的雲海奇峰、瀑布飛湍，還是江南的漁舟唱晚、小橋流水，觀之如身臨其境，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縱觀紀長嶺近幾年的青花山水佳作，筆勢凝重，線條蒼勁，水分瑩澈，酣暢淋漓，作品充滿着旺盛的生命力，大氣凜然，氣息高古，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個人特徵。其作品得到一些圈內名家的認可，被多家藝術館收藏。2012年，紀長嶺當選為「江西省技能大師」。一個外省人，在高手林立的景德鎮瓷畫界立足，實屬不易，也反映出瓷都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

模仿古人，並非難事，而創造出屬於自己獨特風格的青花山水，則需要長年累月的艱苦摸索。紀長嶺深知作品傳世，不但要繼承前人，更要超越前人。如何把握陶瓷的材質與肌理功效，青花山水與自然山水的關係？如何弱化空間意識，超越傳統彩繪的局限？如何推陳出新，開闢更為廣闊自由的藝術空間？紀長嶺效仿前人，讀萬卷書，走萬里路，決定用手中之筆，在有生之年，融和古今、中西、南北藝術，創造出具有自己獨特風格的青花山水。

詩意偶拾

■文：俞慧軍

江南人家

（外一首）

倒掛的垂柳在水影中
輕輕托起江南的臉龐
粉黛的青石街
一地鋪開潤澤的思緒
丁香浸泡的老酒
薰醉了紅牆外的小巷人家
矯健的身影在古街的
一石一磚的縫隙中呢喃
纏綿的杜鵑
飛進了花傘下的夕陽
柳枝串起的銀鈴
蕩漾起一泓泓
翡翠似的碧波
走過庭院深深的石階
從萬屏月色的徘徊中
品茗一壺芬芳

江南的黎明

蒙田把《熱愛生命》
演繹成上帝的恩賜
達爾文的思想
孵化了日月星辰
生靈安坐聖殿
繆斯高擎火炬
照亮了來去的道路
睡去的黃昏
睜着明澈的雙眼
江南的黎明
沉入遼遠的夢境
你我行走在黑暗中
要學會點亮自己的燈火



笑聲
但我只聽到「嘩啦嘩啦」
哭泣中迴盪的笑聲

只剩下黏答答
感情過剩的水珠

各不相讓的爭吵聲
惶恐無助的啜泣聲
偶然還插入三線劇中贈送的奸

今夜，我握着尚有餘溫的花灑
只是
水停了

一厘米外的世界
正重複播放
但仍慢慢慢慢
綻放出虛弱的笑

枯竭的花兒吐出
蒼白的氣息
但仍慢慢慢慢
綻放出虛弱的笑

今夜，我需要一个花灑
「蓬」的一聲把靈魂傾注而下
今夜，我需要一个花灑
嘩啦嘩啦的溫柔

今夜，我需要一个花灑
滴滴嗒嗒一滴不剩
落在心田

今夜，我需要一个花灑
「蓬」的一聲把靈魂傾注而下
今夜，我需要一个花灑
嘩啦嘩啦的溫柔

今夜，我需要一个花灑
滴滴嗒嗒一滴不剩
落在心田

今夜，我需要一个花灑

（試筆）

■文：關曼瑩（浸會大學）